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八十九上 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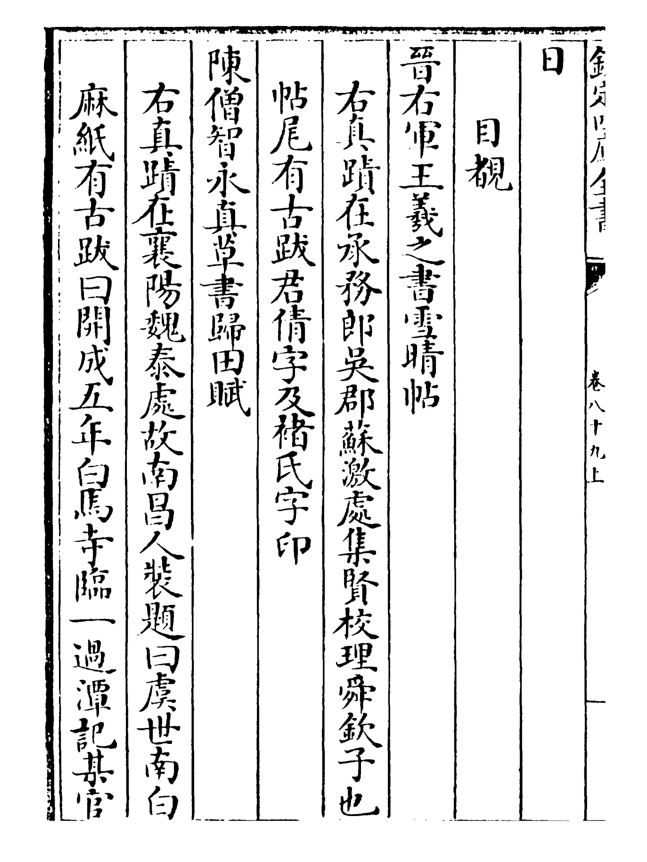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陸恩綬

說郛卷八十九上

元 陶宗儀 撰

寶章待訪錄 米芾

漢河間獻王購書必錄古簡梁武元隋唐文帝金題玉躞錦質繡章破紙斷麻取而華國天寶以後或進書得官亦知上篤好本朝太宗混一僞邦國書皆聚然士民之間尚或藏者既非寶鑑皆以世傳間見浸多懼久廢忘因作寶章待訪錄以俟訪圖書使焉元祐丙寅八月九



日

目覩

晉右軍王羲之書雪晴帖

右真蹟在承務郎吳郡蘇激處集賢校理舜欽子也

帖尾有古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

陳僧智永真草書歸田賦

右真蹟在襄陽魏泰處故南昌人裝題曰虞世南白

麻紙有古跋曰開成五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其官

譚泰遊湖外攜行賞跋累日

唐率更令歐陽詢書衛靈公天寒鑿池帖

右真蹟麻紙在魏泰處

唐彭王傅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

右真蹟用一尺高絹書多渴筆詞云正大厦者柱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沒猶稱其盛德今在其孫曲江人嶺南縣令張仲容處其官於桂林借留半月仍以紙覆裹欲為重背仲容借其印

縫古紙不許九齡神道碑亦浩書

唐中書令褚遂良枯樹賦

右唐粉蠟紙搨書也在承議郎合肥魏倫處收以為真蹟魏氏刻石其官杭過潤借觀于甘露寺

唐太師顔真卿書送辛子序

右真蹟楮紙書在寶文閣學士謝景温處前後為好事者以筆描二大印其文亂仍書鈜字其中幸不合縫鑒非鈜筆甚累墨寶其佐寶文于潭屢經賞閲

陳僧智永千文

右唐粉蠟紙搨書有古跋云契濶艱難不敢失墜信好事也在前國子監直講楊褒處得于外舅王安國其元豐五年過金陵見之内二真字雙鉤填者然人猶未信為搨焉

陳僧智永千文

右楮紙書唐人臨寫在宣德郎陳玕處恭公姪作梵夾册雖非真蹟秀潤圓活逼真今已罕得其甞三閱

智永千文半卷

右黄麻紙唐人臨書在刑部尚書丹陽蘇頌處

王右軍蘭亭燕集序

右唐粉蠟紙雙鉤摹本在蘇激處精神筆力毫髮畢

備下真蹟一等此係馮承素輩搨賜大臣者舜欽父

集賢校理耆購于蜀僧元靄其與激友善每過公必

一出遂親為背飾

唐太師顔真卿乞米帖

右真蹟楮紙在朝請郎蘇澥處度支郎中舜元子也得于關中安氏士人多有臨搨本此卷古玉軸縫有舜元字印范仲淹而下題跋甚富十餘閱

唐率府長史張旭四帖

右真蹟在杭州陸氏大姓也舊有五帖第一秋深第二前發第三汝官第四昨日第五承須今所存四帖汝官後有一古印文記不可辨昨日承須二帖襞紙也陸氏子素從奉議郎關景仁學關因借橅三大帖

余少見石本于鎮戎軍及冠官桂林朝奉大夫闞杞為使者語及始知石在闞氏二十五官潭杞通判邠州以石本見寄三十五官杭而景仁為錢塘令陸氏子登進士第者來謁與闞謝而閱之既見真蹟獨秋深一帖詰之良久顰蹙而言嘉祐中太守沈文通借觀抑留不還自此不復借出因亦不復借閱遣工橅得之即歸詰遘弟邀時為郡從事乃言在其姪延嗣處後復得閱今歸余家

王右軍來戲帖

右麻紙六朝人所臨寫旁注小真字數枚復以雌黄覆之在蘇州故相丁謂孫景處後以一萬質于鄆州梁子志處子志故相梁適孫也又有唐雙鈎橅帖亦在丁景處其皆有題跋

韓擇木八分

右真蹟楮紙在丁景處第二行書官位以大字改為中字

唐太師顔魯公書名兩字

右真蹟書嶺南刺史綾告在朝奉郎臨江許彦先處

唐辯才弟子草書千文

右黄麻書在龍圖閣直學士吴郡滕元發處滕以為智永書甚閡其前空兩才字全不書固以疑之後復空永字遂定為辯才弟子所書故特闕其祖師二名耳

唐虞世南枕卧帖

右雙鈎唐摹本在朝奉大夫錢塘闞杞處上有儲氏
圖書古印闞嘗謂某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于梁棟
内龕藏一函古橅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
世南枕卧帖十闕九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儲
氏圖書字印致功精絶毫髮乾濃畢備闞與僧善購
得枕卧十闕九奉書寧三帖

唐秘書少監虞世南積時帖

右古雙鈎摹本在承議郎洛陽李熙處翰林學士維

之孫亦縫有儲氏印其借樵石

唐僧髙閑草書千文

右楮紙真蹟在承議郎李熙處

唐禮部尚書沈傳師書道林詩

右在潭州道林寺四絶堂以杉板薄略布粉不益紋

故歳久不脱裴休書杜甫詩只存一甫字其甞為杜

板行以紀其事沈𥙷其官潭借留書齋半歳搨得之

石本為樵石僧希白務于勁快多改落筆端直無復

縹緲縈回飛動之勢

唐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荀氏漢書節

右楮冊小楷在潭州南楚門胡世淳處

唐歐陽詢書道林之寺牌

右在潭州道林寺筆力險勁勾勒而成有刻板本又

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寺塔諸額雖之筆力皆種種可

愛

羲之千文

右楮紙書字筆力圓熟在宣州觀察支使王仲詵處故相珪之姪謬題賀知章書四字于韻字下非也

顔魯公頓首夫人

右真蹟楮紙破爛過半在駙馬都尉王晉卿家

孫過庭草書千文

右真蹟黄麻紙書縫有梁秀收閲字印王氏圖書四字隨圈四轉其異製也在同上

懷素詩一首

右真蹟絹書在王晉卿第

張長史虎兒等三帖

右楮紙真蹟同上

晉武帝王渾王戎王衍郗愔陸玩桓温陸雲謝安謝萬等十四帖

右真蹟在駙馬都尉李公炤第武帝王戎書字有篆籀氣象奇古墨色如漆紙皆磨破上有開元二字小印太平公主胡書印美哉不可得而加矣世之奇書

也王涯永存珍秘印殷浩之印梁秀收閲古書記字

印内郗愔一帖即閣本法帖所錄者昔使王著取溥

家書與閣下書雜模模此卷中獨取愔兩行餘在所

棄哀哉謝安慰問帖字清古在二王之上宜乎批子

敬帖尾也

晉謝奕謝安桓温三帖

右真蹟麻紙書在李公炤家上有鍾紹京書印賓蒙

審定字印謝安一帖為後人恐墨淡復用深墨填

過使人惋怛與前卷並有絹帖書爵號自爲名筆

黄素黄庭經

右同上字札古無褚薛體殆六朝人所作縫有鍾紹京印後有陶穀漢時跋云此換鵝經也甲戌九月十一日百計取得此書詳觀誠無唐盛時是銛鋒筆行書雖恐非右軍誠爾界行有鍾紹京書印二字小印卷末真寫台仙二字用陳氏圖書印印之又有錢氏忠孝之家印紙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鵞獻右軍

乙書黄庭經此是也逸少真書此經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畢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皆草書也草書十行敵行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真書一字耳又續題云此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罷任過浚郊遺光禄朱卿朱卿名友文即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予獲于舊邸時貞明庚辰秋也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舍人陶穀記是日降麻以京兆安彦威兼副都統米芾跋云印小字乃唐越公鍾紹京印也此書在

李太師第固是甲觀

顔魯公郭定襄爭坐位第一帖

右楮紙真蹟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秃筆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於意外也世之顔行第一書也縫有顔氏守一圖書字印在宣教郎安師文處長安大姓也為解鹽池句當官携入京欲背予得見之安自云季明文鹿脯帖在其家

晉王右軍稚恭進鎮帖

右麻紙書蹟後有太常卿蕭祐題跋在前著作郎王仲修處

晉王羲之官奴帖

右雙鈎麻紙本亦在王仲修處

唐張右史季明賀八清鑑等帖

右楮紙真蹟筆法勁古不類他書世間季明第一書也在承議郎蘇液處世多刻石

懷素千文

右絹書真蹟在蘇液處沈遘刻板本是也

懐素書任華草書歌

右真蹟兩幅絹書字法清逸歌辭奇偉在駙馬都尉王晉卿第尚方有三幅乃其後幅適完嘗請出第觀復歸尚方

李邕多熱要葛粉帖

右白麻紙真蹟上有唐氏雜蹟字印陳氏圖書字印勾得元圖書記字印紫微舍人石揚休物今在其孫

前宿州支使夷庚處前一帖與光八郎謝恵鹿帖真蹟余過甬上於夷庚處購得之

懷素草書祝融高座帖

右絹書兩行此字入神石紫微嘗刻石有六行今不見前四行問夷庚云在王洙叅政家此亦為其子弟購去矣

陳賢草書帖

右六七紙字奇逸難辨如日本書上亦有唐氏雜蹟

字印在駙馬都尉李公炤家

顔真卿祭叔濠州使君文

右真蹟楮紙書改抹多在長安安氏子師文攜至京

顔真卿踈拙帖

右麻紙書真字清勁秀發亦與李大夫時顔責硤州

别駕此顔第一帖也

懐素三帖

右絹帖云貧道胸中如刀刺第二帖見顔公第三帖

律公發懷素不與世之第一帖也亦見于師文

懷素自序

右在湖北運判承議郎蘇泌處前一幅破碎不存其

父舜欽補之

庾翼帖全幅上有寶蒙審定印

張芝王翼二帖非真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

歐陽詢碧牋四帖草聖

顔真卿與李大夫奏事張溆二帖

懐素草書三幅楊凝式書三帖

皇象急就唐橅奇絶

右在故相張公齊賢孫名直清字舜欽處今為楚州

山陽主簿

王右軍桓温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懐充跋

右筆法入神奇絶帖與王仲修學士家稚恭帖同是

神物有開元印懐充跋在蘇澄道淵之子之純處今

為歙州判官

王獻之送梨帖有黎氏印連柳公權跋王右軍言敘帖兩行有貞觀半印徐僧權字

右在左藏庫副使劉季孫處據柳公權跋於唐太宗書前雜出獻之書乃將其父書却黏於獻之帖後云又一帖柳誤以父為子矣況不知書者乎

李邕四帖内一幅碧牋有唐氏雜蹟印勾德元圖書記印陳氏圖書印與石夷庚所藏多熱帖同

右在章子厚家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真紙緊薄如金葉索索有聲

右同上章公自云借與趙竦令為蔡河撥發

王右軍紙妙筆精帖有貞觀印王大令日寒帖有唐氏

雜蹟印

右故相王曾家物在其孫景融處後為前龍圖待制

沈括存中取之古跋右軍作羊欣大令作薄紹之仍

將大中歲跋刮去數字塡為薛邕記之而故相薛居

正題曰和傅遺余此葢和凝為薛氏故物歸居正耳唐太宗雅不喜子敬書故時人以他名名之以應募所謂紹之書曰乃于耳字不刮去及不次獻之頓首字猶在一分許可識大中所跋既不能辨復為不鑒之人所收遂使至寶永失其真吁可痛也

的聞

唐僧懷素自序

右在朝奉郎蘇泌處杭州沈氏嘗刻板本泌㵾皆舜

欽子蘇氏自參知政事易簡之子耆耆子舜欽舜欽
子激四世好事有精鑒亦張彥遠之比已上三事並
激云見之
洪元眘集右軍越州兩碑
右真蹟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許借未果
褚遂良書黃庭經
右閣縧綾所書丁謂孫倩處質在無錫民家士多因
邑官借出

王右軍書家譜

右在山陰縣王氏家越州教授王涣之以書抵某具言有此書

虞世南書經

右同上在越州上虞

晉中令王獻之已復此節帖

右在朝請大夫新昌石元之家闕景仁屢見之甞撫石某見兩本字札精妙

虞世南書汝南公主銘起草
右在通直郎洛陽王䕶處見橅本給事中畢元子云
真蹟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
歐陽詢四帖
右同上
顔魯公書韻海
右闡大書朱字魯公書小字他人作蘇騊云在其父
刑部尚書處

柳公權書柳尊師墓誌

右真蹟在錢塘唐垌處

張長史千文三帖

右同上模石乃李師中也洛陽人

歐陽詢鄱陽帖

右同上模石在靈隱寺

褚遂良臨王右軍二帖

右同上並垌自云未肯輕出

老子西昇經褚遂良書閻立本畫

右在觀文殿學士洛陽馮京處

晉王渾真草帖晉張翼帖宋阮研帖宋蕭思話表文帝批答

右在駙馬都尉李瑋處其並見石本後見李云在高橋楊氏未獲見

顔真卿寒食帖

右綾紙書在中書舍人錢勰處世多石本

王右軍王潤帖

右蘇州教授閭丘龥云在承議郎建安王寔處有古跋令裝書人背久不還及剪却半跋皆唐名公也付理不可得匠人願賠四十千即知其竊真得金已多

蘭亭橅本

右正議大夫章惇跋蘇激所收蘭亭云此與吾家所收同

褚遂良春書寧帖

右在闕杞其見石本

晉葛玄飛白天台字

右見石本真蹟闕在台州

唐東宫長史陸東之書十八學士賛

右西京留臺王瓘云在舍弟珪處

唐高閑書令狐楚詩

右真蹟在户部尚書康季常家其見石本在湖州

歐陽詢二帖

右在朝議大夫晁端彦處其本與蘇州進士周沔

懷素書蕭常侍日下三帖

右同上

宋羊欣宋翼二帖并褚令模蘭亭

右見中書舍人蘇軾云在故相王隨之孫景昌處㯹石在湖州墨妙亭屢見石本今在沈存中括家

柳公權紫絲靸蘭亭詩二帖

右待制王廣淵㯹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

出書請樵石李師中也洛陽人

張長史全本千文

右見臨淮令曾孝藴云在京師謝氏亦寶文公遠族也

顔魯公帖一軸五幅

右見湖州巡檢供奉官石喬駙馬之孫云在其兄處

王子敬帖

右宣義王碩云其父所收未得將出

淳化閣帖題跋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偽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犄定為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偽帖大半甚者以千字文為漢章帝張旭為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為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為逸少者猶不失為名帖余嘗於撿挍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録獨

取郁悟兩行入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

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

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為逸少也公權唐

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今長沙李氏所收逸少帖貞

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真蹟餘可知矣獨未

知徐璹徐浩子能別書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

翰思而得之粗分真偽因跋遂卷末以貽好事同志

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

筆札每滌一研展一軸不知疾蠹之在旁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願為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為蠹書魚入金題玉躞閒游而不害元祐三年維揚倦游閣襄陽士米芾元章書

譜系雜說卷上　曹士冕

淳化法帖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櫜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模刻禁中釐爲十卷各于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

敘說

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爲法帖十卷

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六一集古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静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嘗借王氏所收書以集閣帖十卷内郗愔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而於謝公帖親䟦三字以還王

氏其帖在李瑋家寶晉

太宗皇帝萬幾之餘留神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王真蹟集為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羣臣往時故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板遂布於人間後有尚書郎潘師旦又擇其尤妙者别為卷第與劉氏本並行至予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黍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啟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忘勸也集古

二王府帖

山谷論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宫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横木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别也此本可當舊板之半耳

予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葢中原再刻石本非禁中板本也前有目錄卷尾且無篆書題字葢顯然二

物矣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寘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元板尚存迩來硬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為銀錠欀痕以惑人第損剝非復舊拓本之遒勁矣

淳熙修內司本

淳熙閣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聖旨模勒上石

大觀太清樓帖

大觀中奉旨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化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蹟摹刻凡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

一日奉聖㫖模勒上石

臨江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有典刑近所拓者字多刓缺亦有補換新刻者矣

利州本

慶元中泗川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并釋文重刻石于益昌官舍石今已不存權總江州德安人其家猶

有當時墨本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為稍大

慶歷長沙帖

丞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顔真卿等諸帖而字行頗髙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各有歳月

劉丞相私第本

劉丞相既刻法帖于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

歸私第子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絶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䟦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䟦後復見一本於姑蘇與九江所見本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歷等題字止三兩卷有之葢即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舊傳長沙官本扃鑰不可常得碑匠之家别刻一本以應求者予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畧無少異

而字體形模小小不同疑其為碑匠家本

長沙新刻本

舊刻毀于鬱攸之變中興以後復刻石其間凡遇舊帖損缺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卷尾歲月刻手甚謬殊不足觀

三山木板

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板本葢好事者以長沙舊帖刋勒卷帙規模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嘉熙庚子

備員帥幕尚及見之

黔江帖

秦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僧寳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江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詳見山谷集中予淳祐甲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有此帖其卷帙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同淳化閣帖而紙墨彂鼻似戲魚堂中興以前拓本其所以異

者第一卷有淳化篆書三行其次有楷書一行云降
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軍潭
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二行云長沙湯正臣重
模男僊芝靈芝鐫第二卷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
臣重模勒八字却無淳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
卷取卿女壻帖内第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
鍾繇宣示帖内再世榮名作榮石正與戲魚帖同第
九卷尾題長沙湯正臣摹勒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

湯正臣重模男偲芝為一行靈芝𨦟為一行此下似

別有字偶裁損不可攷矣

北方印成本

余頃嵗道過臨川時李編修伯高宰是邑出所藏法

帖見示乃板本印成者是用北地厚皮紙印毎段自

成一板四圍皆空白紙不施筐緣裝表而自然整齊

成冊字畫亦甚可愛

烏鎮本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鋟木家塾或遇良工模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一幅可打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數卷板内時有直裂紋比到霅上獲一本于向氏叔鏊之裔偶缺兩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誤數字為可恨耳趙宰叔愚云丙戌歳在宗庠有以法帖板質于齋舍旅人者偶不記為何人疑是此板亦未可知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舊本板刻絳閣急就章雁塔題名四帖其刻稍精賣碑家得之往往駕名官帖以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每有砑光痕可以證驗

澧陽帖

澧陽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

鼎帖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不知處本

豫章士友董良史家有法帖拓本數卷與淳化閣帖規模相似而筆意差弱似不逮所見諸本且不知所出姑識于此以俟識者

長沙別本

嘉定間先君帥長沙予隨侍在焉時碑房中有斷石

一序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同而絶不類古潭末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實不知所從來近歲三山林伯鳳重刻于家直指為古潭帖余未敢臆斷也

蜀本

予頃得一帖凡數卷于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長沙古帖同初亦疑為黔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顯然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摹刻而字行亦間

有增減處既不知所出未敢臆説姑附見於此

盧陵蕭氏本

右法帖十卷用十千爲號後有崇寧五年蕭公綸記其略云皇祐先伯父太博作邑和州之含山得墨帖於丞相兖國劉公摹刋未畢先君殿丞繼之始終六年乃獲成就迨今五十餘年刓缺大半今續完之以藏於家葢用潭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二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譜系雜說卷下　曹士冕

絳本舊帖

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模刻于家為別本以行於世又云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有可佳者觀此則絳帖是矣此帖世稱為潘駙馬帖或又稱絳帖豈潘氏世居絳郡耶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

特有少增益耳已别注絳帖字鑑兹得以略

單炳文博雅君子也其論絳帖至為精密須刻石襄州

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

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

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内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

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

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

舊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

之令之所見多非舊本臨江帖大率與舊本同其間此一帖尤不差但字體頗肥不逮絳帖之遒勁也

余既獲見炳文絳帖辨證然後知近世所藏二十卷帖多非舊物每恨未識真本而襄州所刻第九卷大令帖亦毁于王旻之變慮其遂至泯絶因以舊所藏本摹刻于家頗傳諸好事者淳祐甲辰自霅川官滿得闕遄歸假道三衢始獲觀真帖于滄洲毛監丞所不獨第九卷與單說正合而二十卷首尾俱全亦可

謂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是殆師旦之苗裔耶其帖之異同大略條列于後

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段眼數目

第二卷

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内報字右邊直畫勾起向左畔第二行多字内下面夕字上畫微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角微有一點第十行當字上三點全旁有微損却在空處

已欲日帖脚下有破石紋

此卷内第一段與第三段右並缺角

第九卷大令帖正與單炳文襄州所刻石本纎微無或差故家所藏未有其比

右潘氏絳帖二十卷紙墨字畫模印皆與今人所藏本不同而第九卷顯然可見自非單公炳文表而出之亦將泯於無聞矣北方所刻諸本往往南渡後北人轉相傳模無足深怪但武岡舊刻未知始於何年

亦止用新本模刻為可恨耳

東庫本

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外誤蓋始乎此今好事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字畫精神遒勁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帖頗多爍筆有如蘭亭叙羣字落筆之類此稍異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以第九卷大令書石不破缺而炳文

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東封書為別此又異於舊帖也

亮字不全本

此帖與東庫本絶相似或只是一石但庾亮帖内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葢避逆亮諱也

新絳本

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號並同東庫本獨

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又字畫較東庫本微局促

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吾家與毛希元皆有之

北本

右二十卷親戚劉用甫處有之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九卷大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

又一本

董良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大令書字畫亦誤獨面字

有右邊轉筆異於他本且不與舊本同也

武岡舊本

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段稍長而日月光天德等字號間於行中字畫亦清勁可愛而第一卷衛夫人宋儋無枯筆第九卷大令帖諸字皆誤信乎出於新絳也

武岡新帖

右二十卷帖即舊石也中厄於庸謬之人厭其字畫

清瘦頗加修治遂失本真其最可鄙笑者第二卷鍾繇帖内再世榮名今名字已修作谷字矣且拓匠不工凡損剝處鑿痕宛然呈露而字畫模糊略不可辨帖之繆者莫甚於此

福清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

烏鎮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此乃板本非石也長沙折府所藏

二十卷模刻頗精疑是此本第九卷復面帖字誤而

鵝羣帖止是微損字畫尚完此稍異於新絳

彭州本

掘地得之字畫清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予家有之

資州本

資州以新絳前十卷刻石余家多有之前有目錄元

刻麻石上續拓者不逮舊所得本道勁矣

木本前十卷

甲秀陳氏藏此墨本不知所出

又木本前十卷

右一帖頃獲于都下不知所出稍不逮甲秀所藏雖

皆出于新絳然亦自是一種

余酷嗜古學留意法書名跡幾廿年頗以鑒賞自居

嘗集前賢文集小說法帖之說為攷一卷以便檢閱

淳祐甲辰冬因侍陶齋曹公相與稽訂法書源流多

所未聞他日出示譜系一編曰視予所記何如余曰

博矣乃請而刻之梓東湖董史書

庚申冬隣火煽虐潛心閣殲焉初余頗惜此板不以他板雜特儲之閣逮是他板獲免泰禍而譜系反為煨燼下取豈固有數耶余藏書滿閣古帖名碑秘之寶刻藏中一旦減沒於漲天之煙焰生平目力事力心力為之一空恨鬱無已幾成怨天雖然天其可怨耶因念曩與谷中校讐參訂以成此書谷中已矣書其可傳遂訪舊本於友朋間欲復

板而行之月樵劉氏慨然授所藏俾就此志嗟夫余家名跡已如夢幻誅茅葢頭政以爲窘顧切切於不急之務痌瘝尚堪療哉板成載誌之末時刖景定壬戌夏五月也史跋

法帖刋誤卷上

黄伯思

淳化中内府既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受詔緒正諸帖著雖號工草隸然初不深書學又昧古今故祕閣法帖十卷中瑸珉雜糅論次乖譌世多耳觀遂乆莫辨故禮部郎米芾元章筆翰妙薦紳閒在淮南幕府日嘗跋卷尾作數百語頗有條流但概舉其目踈略甚多故諸部中或僞蹟著甚而不覺者若李懐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凋別稍乆帖之類有雖嘗其僞而譏評未當

者若知伯英大令諸草帖為唐人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識評雖當主名晤然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疇字為非李斯書而不知乃李陽氷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為亮書之類是也其餘舛午尚多書家貴能書者備故僕於元章慨然古語有之善書不鑒善鑒不書僕自幼覩古帖至多雖豪墨積習未至而心悟神解時有所得故作法帖刋誤凡論真偽皆有據依使鍾王復生不易

此評矣元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後有高識賞予知言

大觀戊子歲六月七日西都府院東齋序

第一帝王書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作草書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此卷首帖偶章草便以爲章帝書誤矣然此書亦前代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米徑以此辨之末中其病米云

晉武書當是孝武非也僕案省啟帖與後譙王帖雖在疑錄似非一家書續帖中奐報帖頗與此筆法同奐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人依放此帖末云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為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荅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世猶有此語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

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阿史病轉差帖云晉宣帝亦未然
安軍破堄數朝三草書筆勢糺繞若一其偽不疑僕幼
時嘗觀世傳七賢書末有自字皆連名作點七人所作
了無小異雖當時筆法傳授或同然人書不同亦如面
焉不應乃爾無別因疑其偽是時宿輩長者或謂不然
後觀竇泉書賦始知七賢帖果李懐琳偽作此三帝草
書亦是類也

米云梁高當是齊高非也此帖末云蕭衍正梁武名梁武廟號高祖此書目誤以祖為帝耳

宋明帝帖云報休祐休範二家内人知祐晉平王也範桂陽王也宋史以休祐為休祐葢冊牘轉寫之訛當以祐為是

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薨即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國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為江叔此正高宗

書也叔藝韞多材帖亦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藹謂魯王

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

草隸此帖所謂叔藝韞多材慈深善誨藹夙奉趨庭之

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答進枇杷并移營五橋

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並誤入太宗帖中

陳文帝謂宣帝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卷陳永陽王

伯智書誤錄在長沙王叔懷後又据陳史長沙王但有

叔堅而無叔懷其弟亦無此名觀帖尾作名處疑是叔

愼叔愼陳岳陽王也葢摹傳之變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冥搜古帖畢出而御府所畜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特唐也晉世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昔得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蹟永絶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古亦疑先賢摹放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張長史書信然但帖中有云

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玄之與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當是長史書二王帖辭耳

崔子玉書云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唐人書也字亦非漢

尚書宣示鍾書真跡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脩平日所寶并入棺真跡遂絶此本右軍所臨者

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并逸少

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長風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寘此長風范母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

皇象文武帖葢寫漢東觀校書郎中高彪送幽州督軍御史第五永箴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呂尚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毅師作呂昭作明葢作史者避晉諱五將三門下當云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

陰之勇廣野是尊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
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後無所覩先公高
節永越可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時蔡邕輩並賦詩送
永獨彪作此箴邕等甚美之以為莫尚也全章見東漢
書此段軼之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吳時有天發神讖
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曰以沈
著痛快真得其筆勢云皇象後章草一表蓋唐人偽作
其體正與世傳曹植書鶡雀賦同皆非真蹟至若孫皓

上晉武表亦章草字字畫高古與此有閒矣王小令此年帖本唐人所畜與二鍾虞松三帖為一卷珉帖末云輔國司馬君筆勢婉雅與此有閒矣此亦無後五字謝安後一帖傳摹遠真米以為偽者葢以惶恐再拜當時罕用然於尊老或有之陶華陽真誥中有帖云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體

王世將二十四帖與第一卷數朝等偽帖字勢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表中有

云頓乏匆匆按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匆匆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匆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趣民事故悤遽者稱匆匆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為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匆匆字中斜益一點讀為悤字彌失真矣按祭義云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懿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第三晉宋齊人書

庾亮書云奉告書箱先為媞子作案江淮之間謂母曰媞此云媞子未知目何戚也爾雅云媞媞安也

庾翼帖稱故吏從事中郎按翼嘗為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當是與侃啟也

杜預十一月二十四日帖云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況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偽也親故末云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晉劉超

為人慎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不應尚傳

又字勢與元帝大别其偽審矣謝莊首終仕宋而題曰

晉大誤王著敘王坦之書列於逸少諸子閒意以名皆

從之殊不知坦之乃述子自太原王耳非琅琊族也非

通古甚邪至爾非通古甚邪至爾川本去此七字意非字下有不字

劉瓌之乃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既不肯書太極殿榜

謝安石遂令瓌之以八分題之今此帖非真與王廙二

十四日帖無異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皆真帖逸少

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具傳惟玄之肅之遺蹟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猶顔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僕今以擬王氏諸子則逸少之書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然而大令之書特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故也真行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自出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

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偃皆以儒稱卒之得其傳者子淵而已

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廙每寶玩之值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蹟猶存今所録惟一紙耳摹傳失真無復意象

紀瞻帖中有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也觀此語不待見筆跡可判其偽矣山濤啟事與李懷琳所擬

七賢書中濤書自相戈盾但此啟事文是而書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

此卷僞帖甚衆如庾翼後一帖與沈嘉王循司馬攸劉穆之王劭王廞張翼陸雲羊欣卞壼謝發與前杜預一帖及劉超劉瓌之紀瞻山濤等帖皆一體僞作孔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十二字偏小益行側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為勝王僧虔兩啟皆佳結字與擬王琰乞江郢所統郡啟同書聳信不虛

得

第四梁陳唐人書

齊豫章王嶷孫確子範之子在梁位司徒右長史此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之子確也其書孝經一章亦近世偽體非江左書阮研帖亦然蕭子雲有章草史孝山出師頌一章甚古雅與此卷正書列子遠矣紙中王濛筆下徐偃信篤論也

陳逵者晉西中郎將也此云陳朝陳逵書誤矣

褚河南潭府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外舅張知常以為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為侍中者僕嘗攷之信然按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貶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堯時為侍中者裴矩齊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成高季輔宇文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既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在外鎮未有兼此官者及觀字勢亦斆褚作嫵媚態其偽必矣後家姪至一帖乃真河南得意書翩

翩有逸敬體以前帖視之如蕙葭倚瑤林也

山河帖乃褚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庚子山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後人妄益

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二公碑中字為之

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廬循與遠

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葢或有之
陸柬之帖云近得告爲慰上下無恙不得吳興近問懸
心得藥書散勢耿耿嘗也殊不類唐人語當是臨晉宋
人帖不爾效其語作此耳
薄紹之宋世爲丹陽尹書與羊欣齊名時號羊薄此卷
目爲唐人謬甚矣

第五雜帖已見跋語

自倉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今此書

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也
李斯書米云未知何人書僕按其文云田疇耕耨為政
朞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為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
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碑畧云驚逋復
田疇闢教以耕耨故為政可朞月而致寛之則法令非
行公之化俗為鄒魯使父子長幼各得其宜此帖乃摹
田疇等十八字為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未
知何人書葢未嘗見此碑耳程邈在秦雲陽獄作隸字

迺令漢碑中字是也有此隸方生今正書不應邈已作之

宋僧唐明皇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天勢王著錄此書不知乃唐士意為遠古人故與斯邈並列其誤至此僧有嵩山圭禪師等碑傳於世字亦不甚工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泉述書賦如續帖中嵇康絶交書世傳七賢帖皆懷琳偽蹟也此與師帖尤踈繆

按梁蕭子雲荅武帝勑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

羣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能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偽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遒媚皆竊取子雲啟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衛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既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

之其偽不疑又前輩論此帖以其勑字從力館從舍為
偽末中其病葢自二王以來譌字甚多陳為陣策為筴
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據此定真偽也
隋諱書中敬字缺其波葢淳化中摹此書時特省去避
諱耳或指此目為偽帖非也梁武帝書評乃命袁昂作
者其荅啟云奉勑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
海但天旨諉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此云梁武評
書誤矣袁昂不以書名而評裁諸家曲盡筆勢然論者

以其評張芝書云如漢武愛道憑虛欲僊則欲僊而已至況薄紹之書乃云如僊人嘯樹則真僊也為比擬失倫此亦一病也寫此者字法局束天然太少疑非智果書果號得右軍骨借譽浮其實亦不至爾

何氏書若云何人耳或以為何姓非也米以二帖為歐陽率更書良是

敬祖鄱陽二帖大令部中已有此重出耳敬祖王導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

孤不度德量力與亮白董卓以來二帖皆諸葛傳中與昭烈問荅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此文相接誤實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草書雖字畫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寫亮傳首語此文雖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遂謂亮書差千里矣僕謂此帖當是逸少書葢與此公章草豹奴帖筆法同

移屋有意適閒贖二帖真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畜

筆精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帖乃偽也筆精帖真羊公得意書或以為逸少則過矣

說郛卷八十九上

說郛卷八十九下

元　陶宗儀　撰

法帖刊誤卷下　黄伯思

第六王會稽書上

自適得書至慰馳竦或作竦耳中閩一作閒諸帖除穆松及秋中二帖差似逸少書餘並近世不工書者偽作耳非特筆無晉韻又宅上靜眠過此如命等乃今流俗語不待觀筆蹟已可辨之

作盞以逸少別帖垂三十年比加下癖等語廁其間或酸感至比加一作和下及宰相并啾豆鼠伏想娅等亦偽云宰相安和帖乃郗愔書謂宰相者簡文作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郗愔帖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偽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衡而此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鯉魚帖敬字行成帖殷字皆缺語在第五章夫人及蔡家二帖亦後人依放賈曽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備官

而行成旅比從下云有詔具僚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
以蕃錫此卷有此文自行字上祖字下皆亡之而作草
書多不綴屬當是集逸少書寫此序耳先輩以為張說
送賈曾文非也米亦以自是月下為偽殊不知自行成
下已偽葢此帖失其首尾而米未嘗考賈曾文也
濶別稍久眷與時長帖云云遇信忩遽萬不一陳字既
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
米以為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為

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恐未竟

追尋帖米以為大令書非也字勢圜緊既非獻之體而

中云吾老矣餘願未備惟在子輩耳按大令壽四十三

初無後嗣與此不合又法書要錄逸少帖内有此語固

宜在此卷

二十日以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是

唐人縱筆臨放非摹搨也

不得臨川問帖亦非逸少書庾子嵩非同時人也朱處

仁帖在十七帖閒其中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荅謂
昔嘗得其書而信人竟不取報書耳而世俗遂誤讀為
往得其書信殊不知信者乃使人也自連下語非若今
之謂書信也第一篇晉武帖中已詳

第七王會稽書中

得都下九日帖中云蔡公者蔡謨也仁祖者謝尚也晉
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公破姚襄至洛故此云火當至
洛是時將以謝尚鎮司州以病止故此云得仁祖二十

六日問疾更委篤與陶穀家所畜逸少破羌帖中所書
事正同其帖云知虞師云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賊賊
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
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真可以戰使人歎息知仁祖小差
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故須後問為定令以
書示君僕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温破姚
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所云桓
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

稽内史已歳餘方遯迹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懐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為興歎此帖草法極工惜不載法帖間故附見此條

與足下意政同政當作正葢逸少祖尚書郎名正故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他正字皆以政代之後人相承斆之非也

自初月二日至前從洛帖皆偽如初月有云羲之是耳顧知心素致使如然也顧足下莫見責乃俗人偽作第恐是著書覼其所補永禪師十字格韻與此正同

十月七日帖米以為集成予謂昨見君帖亦然盖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足慰前可令必達以副此志遠想慨然等帖中語廁其間如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比得丹陽書熱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後人依放中

有云不易可得過夏知有患者早乘涼行皆非當時人語承足下還來一帖不論可見其偽荀侯帖云安好音信明公還得歸洛也詞筆皆如初月帖劉次莊釋云安好音信邪可遇得歸洛也深以自慰晚復毒熱二帖唐文皇所臨者義之白耳帖不論可見其偽

僕近修小園子殊佳帖来以為子敬書僕謂處動静以下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與後迴殊

第八王會稽書下

羲之死罪小大悉佳帖書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代所為耳

足下各如常亦唐人作比初月帖差勝中云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淡作痰以干作乾非也據此當亦非今人所作

瀾轉从帖末云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阮公故爾一帖非逸少書

蒸濕帖米云大令代父書非也葢結字殊不同詞亦異

晉體

脩齡王胡之也重熈郗曇也安西庾翼也其云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共或作督表亦復常言耳按翼之鎮荆州以石虎衰暴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弗以為然故逸少以為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稚恭遂進鎮

東西齊舉想剋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議而終以為當猶趙充國之計罕羌初是之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無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蔑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逸少所書進鎮帖唐張彥遠載于書錄今閳在王仲修家月半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益後人寫二王尺牘中語耳

此郡帖米謂與王述書非也逸少與藍田方隙而為屬

郡既檢察苛急主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豈復尺牘閒自彰其遒滯哉此帖官本傳摹甚失真如以就勞爲能勞小却爲小都皆轉失草法也

適欲遣書帖非逸少書

逸少十七帖本唐貞觀御府中書張彦遠云王草書中烜赫者名帖也僕謂當時書卷首帖有十七日字故諸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二十七條今官法帖有其十五散寘逸少書三卷中又續法帖有五而邛竹杖

縑布衣漢講堂諸葛顒天鼠膏四果種虞安吉七條不載當是亡軼而世有完卷者傳模殊精非此比也此卷有帖云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卿尊長或須今送僕按十七帖有云去夏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以前帖觀之即知此帖蓋與周益州矣自昔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然其中間蜀事為多是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但來禽一帖則或以為與桓温而已本朝僧邦者

有寄李昌武翰林詩云來禽簡寄桓宣武不知何據按此帖有云今在田里惟以此為事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逸少視桓公位殊遼絶與書不當爾耳然當時真長子猷輩猶嫚侮桓公彼亦能容逸少作書若交友益無足怪温飛卿詩云畫圖驚畏獸書帖得來禽此帖乗實非一世也

第九王大令書上

此卷王大令部僞者最少相過無復日借駈獻之韻自

可賞

鵝還慰妨意帖鵝者王氏子姓之小字耳猶袁羊顧虎之類或以此鵝即逸少所愛之鵝甚可鄙笑二十九日帖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靜息帖云賴消息内外極生冷内外二字本行旁注故字差小而昧者摹填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為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

讀蘭亭敘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僧字為逸少作曾字之誤借使摹入行中則害理矣按古蘭亭序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間特濶者葢接紙處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為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按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序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曾字益可是正乃知善摹

帖者勿問其黯滅注訣橫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不失真矣今法帖多妄更易之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既殊體不綴屬後人不曉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如第五卷近世偽作釋智果書是也每一覯之使人深慨

静息帖云礜石深是可疑事兄憙患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礜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荆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

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礜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甕水中水亦不冰又鸛伏卵以助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聊附于此

異苑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礜石而石生熱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發看果得大墓內有礜石滿塋此段

本草誤刻在礬石部此云劉表登障山當別有出

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為一卷法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當云當令可復使不萬全不顧其以多算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為因衆耳比者忉怛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法帖無此四十三字又其間多有爆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其失多矣

奉對帖云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反至此當是與郗家帖也按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

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省與郗家離婚子敬前室郗曇女也郗氏自太尉鑒後為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繡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郄因讀為郤詵之郤非也郤詵乃春秋晉大夫郤縠郗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姓原既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郗郤二姓遂不復辨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二家之學不講故也陸魯望博古矣其詩有云一段清香染郗郎亦誤讀也今因郗氏帖聊爾及之以糺俗繆梁中書郎虞龢表云逸少

為會稽子敬為吳興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迹又是暮年遒美之時今此卷中亦時有吳興帖然大令帖傳於世佳者甚多如乞假表庾公帖周姊帖洛神賦劉氏所藏十二字等帖官帖中皆遺之項以韻語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君家大令書盈紙筆勢翩翩趣多媚雖云沓拖如少年豈至拘攣同餓隸會稽七子五知名此公風槩尤超詣太極璇題猶重書謂不書太極殿榜一時凜凜標英氣半袖精裓衆爭求數幅新帬世猶貴當時親遇得已

難況復傳令僅千歲龍珠歸浦劒還津此帖君藏真得地才披尺許日增明鸞跂鴻驚欲飛逝硬黄響搨若傳吾完碧摹刋顧垂世聊爾以記大令書事漫附于此碧聊爾三字皆疑

玄度時來一帖米以為無名人作僕謂此真晉人語但筆勢踈緩多失落耳謂大令書則非葢中云仁祖欲請為軍司按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

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他人書後玄度何來遲亦此類

薄冷益部二帖米以為歐率更書實然但米誤以益部字為益郎葢下接者舊傳字此帖葢借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

詠史詩欝欝澗底松數句乃集大令書

一月二十九日黃門帖亦王氏書而非大令也

第十王大令書下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帖米以為張長史書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按此帖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清韻真非大令書但殊不知亦寫右軍帖詞耳張彥遠右軍帖錄有此語此卷亡其半其上略云汝決欲來下張錄於來下之字下有二十九字續帖畧同上方大枋想汝不過數枋足人方足張錄云人力當粗足不果爾可白吾當託桓江州助汝續帖逸少部中有前段結字殊應模矩葢王氏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

疾不退至分張帖諸大草字語類江表人玄度何來亦似逸少語其字皆張長史藏真輩偽作或自書二王帖語耳與第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真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之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惟省一書帖亦後人依放極熱散惟府君帖云來時幾得悶希此消息極悶悶又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云云極濟事邪又服油帖云不至絶艱辛也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非王氏帖明

甚帖云意甚無頼君有好藥必時復與府中多少極濟事耶

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人偽作也下章草云孫權據有江東以歷三世亦蜀志中語與第五卷章草不可爭鋒也語相接字雖大小異乃一人書語已見本章此段世字缺中畫葢唐人臨摹時去之以避諱猶今集法帖時殷敬二字多省其波也但東連吳會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摹者謬互置之

復面悲積宋齊人書

娅等帖王氏書亦非大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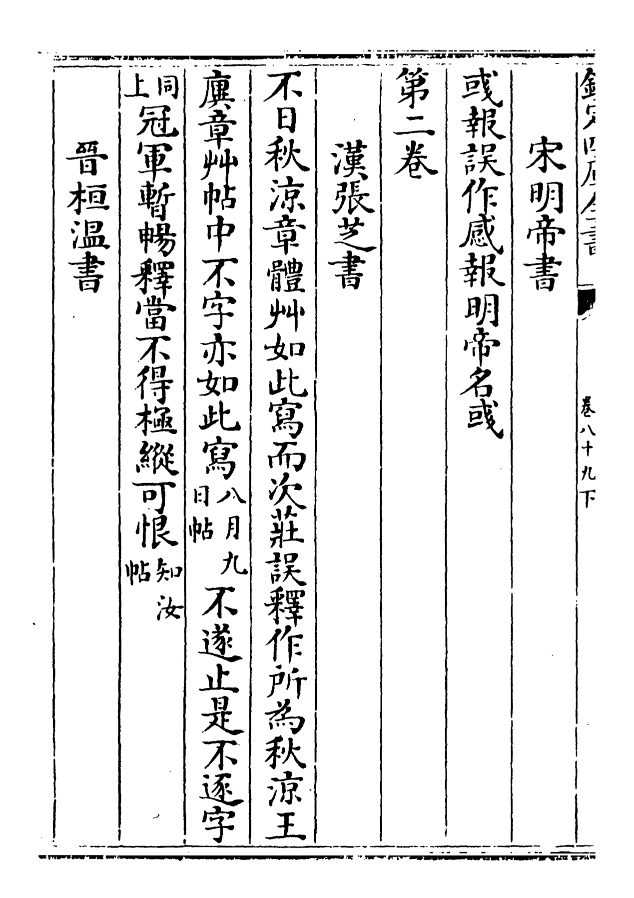
鵝羣帖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筆僕觀此書殊不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云此帖筆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恐是真筆此非僕之所敢知也又此帖詞云崇虛劉道士鵝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亦非當時尺牘體葢以大令父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鵝而山陰曇礫村道士舉羣贈之故以此事傳會作是帖耳按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子敬晉

人相去亡慮五十餘年何得巳稱之其僞可無疑又按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宇於桑乾之陰名崇虚寺去晉愈遠矣予前所校量諸書詎敢自謂竟理要非臆決目論葢書雖小道亦六藝之一能之既艱知亦匪易然天下理當為天下士言之真賞難遇豈獨論書哉

法帖刊誤　陳與義

右臣先准御前降到法帖一十卷并釋文一冊付臣校正臣將劉次莊所釋子細尋究其誤者改之闕者補之亦有次莊妄以意釋臣雖疑之而不能曉其何字者皆存之不敢妄改臣學書不廣不能仰副使令俯伏震懼伏望陛下乙夜之閒特賜睿鑒定以幸學者所有法帖一十卷釋文一冊謹具上進

第一卷



宋明帝書

彧報誤作感報明帝名彧

第二卷

漢張芝書

不日秋涼章體艸如此寫而次莊誤釋作所為秋涼王

廣章艸帖中不字亦如此寫八月九日帖不遂止是不逐字

同上冠軍暫暢釋當不得極縱可恨知汝帖

晉桓溫書

酒席意誤作治度意

王導書

濕蒸誤作濕惡

王敦書

憒憒誤作怏怏

王洽書

承字如此寫恐是字畫失真如此卷中衛瓘書承字乃字

王泯書

明吾當下明日吾當下也誤作的字今欲帖

王敬只是王家字同上

王廙書

月何復半恐是月行復半七月十三日帖今遣使未北反書

郗愔書

食進不誤作食逄不九月日帖七石首千一節二十日帖四敬豫何當來王恬字敬豫想親帖

衛恒書

云耶恐是之耶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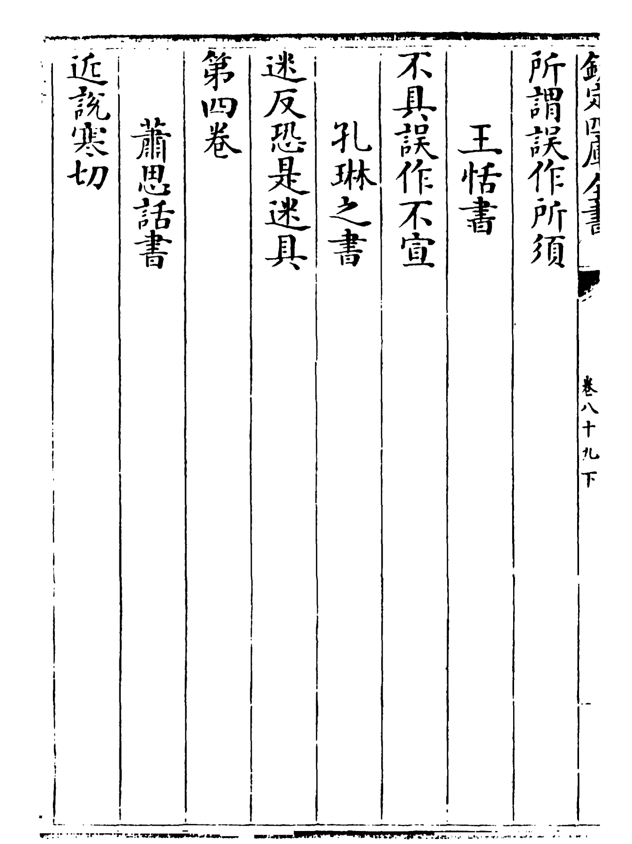
王徽之書

可言誤作可耳

謝莊書

項日誤作須日

紀瞻書



所謂誤作所須

王恬書

不具誤作不宣

孔琳之書

迷反恐是迷具

第四卷

蕭思話書

近訛寒切

陳逵書

訊問訊也與訊同

虞世南書

願學學字與第六卷王羲之帖中黑字下一字筆畫相似而次莊故知此亦未必是學字也

第五卷

何氏書

地便生異議 吞聲帖

古帖

與爭峯非久字亮白帖

古帖

直步廊誤作宜步廊既移屋帖　疾惛誤作病惛足下帖

音介誤作音分同上

第六卷

王羲之書

憒憒誤作快快適得書帖　何物喻誤作何指喻伏想帖　平安唯

脩載諸從帖甚為簡濶遠此諸賢帖胛風誤作脾風此後有云
髀中故不差髀字筆法可見此非脾字秋中帖𠁜孝與第
四卷虞世南學字筆畫相似而次莊釋之不同故知皆
未必是又不能帖不願一一誨之誤音以一為乙同上馳竦誤作
馳踈疾不退帖以誤作比逸少父子通用以字為巳字此後
一段心以馳於彼矣可見吾有帖懸耿至忽忽五字誤作
懸能至具四字與第二卷王導帖中耿字亦如此寫月半
帖星火列宵誤作殷宵是月帖豫誤作滌敬豫帖二康恐是

二庚帖適知 不果復若作復恐非當是役字此後第四段

一役字其體正同帖想第 足下何如想清豫耳義之頓首帖 諸

賢誤作往賢同上 自勉誤作目勉重熙書適

第七卷

王羲之書

豫字誤作潒帖長素 為益誤作為益帖知念 知有患者誤作

知有恵者下帖云足 胛誤作脾帖太常 懸疎誤作懸諌同上 莫亦

嘗見誤作莫與帖鄉里 還來已久早欲參下帖承足 令誤作令

深以帖　須遲見誤作次遲見知遠帖　清晏歲豐知彼帖　念違誤作念連第一卷張芝帖中無違字可見愛為帖

第八卷

王羲之書

行應至遲卞公還具卞乃卞壺也羲之死罪帖　承問誤作年問同上　運代恐是運民其下文勢亦可見伏想帖　縣戶誤作縣名下言今送其名字乃是名字鄉里帖　修齡來得書帖　大炙不得力阮公帖　佳者誤作不保同上　都督表誤作都共表

一時帖與書督之誤作共之

第九卷

王獻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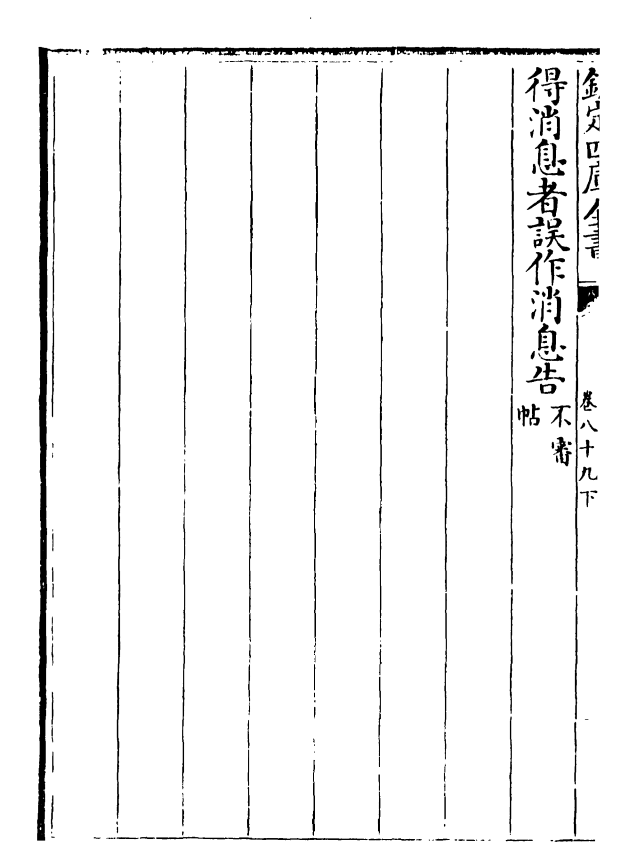
未嘗暫撥誤作暫掇相過帖今已當向發誤作已常諸舍帖有佳酒須服誤作佳治奉別帖氣力微復充耳誤先耳節過帖殊當誤作殊常阮新婦帖唯當誤作唯常雖奉帖事當誤作事常靜息帖政當誤作政常不謂帖諸吳誤作諸從玄度帖問齡前來同上第八卷義之月半帖中有癰差不字此卷中

顧餘上下帖有知婢日夕字卷末有靜婢字觀癉婢之筆法知此非脾也諸舍帖

第十卷

王獻之書

無湖誤作無御蕪湖乃地名從簡作無字吾當帖自脾痛誤作白脾痛同上馳逮誤作馳跡疾不退帖令人憂誤作足人憂玄度帖可與為援誤作可以為援七月二日帖利盡南海誤作利建南海章艸法如此同上憒憒誤作快快八月十九日帖若



得消息者誤作消息告不審帖

集古錄　歐陽修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縣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為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别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士人謂壇山為馬蹬山以其巳字形類也慶歷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

山摹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遂命工鑿山取其字龕于州廨之壁聞者為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

周石鼓文

右石鼓文在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

滅二字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録古文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帝時碑往往尚在其去今未及千歳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

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周韓城鼎銘

右原甫既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仲

能讀古文篆籀為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甫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為先秦古器記原甫博學無所不通為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具之如左

周張仲器銘

右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旁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爾嘉祐中原父在長安獲二古器於藍田形制皆同有蓋而上下有銘甚矣古人之為慮遠也知

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復出原甫藏其器余錄其文蓋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蓋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原甫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

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

秦二世詔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苟有可用於世不必皆聖賢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小篆之法出於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滅先王之法而至已之所作則為萬世不朽之計何其愚哉按史記始皇帝行天下凡六

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於其傍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此詔僅存數十字耳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别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篆刻耳余友人江休復宦於奉符常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其四面皆石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也然風雨所剥其存者僅此數十字而已休復字鄰幾

之罘山秦篆遺文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爲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篆刻肥失真者耶

東漢張平子墓銘

右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

衡傳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此銘有之語則真子玉作也其刻石為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事署毀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乃斯銘也遂龕於廳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半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尚書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凡百君子已上其前則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為二本者不為無意矣

唐天寶中有徐方回者別得二十一字乃趙球所得南陽石之亡者今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十月十八日書

晉樂毅論

右晉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紳死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摸傳其本其家遂祕藏之漸為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益為可惜也後有甚妙二字吾亡

友聖俞書也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攷其文理此本為是惜其不完也

晉蘭亭修禊序

右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温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

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時購募所得集以爲十卷俾
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
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
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
至於真偽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本流俗所傳不記
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
公家又有别本在定州民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纎毫不
異故不復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

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博采

晉黄庭經

右黄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字不俗遂録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於家不若附見予之集録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黄庭經此豈真遺法歟

晉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實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有羲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薛公期

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

晉王獻之法帖

右王獻之法帖余甞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暌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横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絶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

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晉賢法帖

右晉賢法帖太宗皇帝萬幾之餘留神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王真蹟集為法帖十卷摸刻以賜羣臣往時故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版遂布於人間後有尚書郎潘師旦者又擇其尤妙者別為卷第與劉氏本並

行至余集録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叅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録中俾夫啟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忘勘也

梁智藏法師碑

右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叙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三蕭碑法師姓顧幾挹皆稱弟子衰世之弊遂至於斯余集古録而不忍遽棄者以其字畫粗佳捨短取長云爾

梁瘞鶴銘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俟水落時模拓而傳之往往秖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陳僧智永千文二跋

右千字文今流俗多傳此本為浮屠智永書考其字畫時時有筆法不類者雜於其間疑其石有亡缺後人妄補足之雖識者覽之可以自擇然終汨其真遂去其二百六十五字其文既無所取而世復多有所佳者字爾故輒去其偽者不以文不足為嫌也蔡君謨今世知書者猶云未能盡去也

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

今官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為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

說郛卷八十九下